梁晓声：

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 我理解作家是写“他者”，不是写自己的，不需要用文学来炫耀自己的才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大千世界中，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能与命运和解？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梁晓声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中，借助书中几位女性发出的疑问。这也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新长篇，写的依然是平民的人间正道。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命运不可违拗，但人的奋斗仍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从写知青小说开始，梁晓声就是行动派、奋斗派，也是冷静派。他总是在小说中写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最伟岸的身影。他说：“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梁晓声说，作家永远写的是“他者”，于是也就成了时代的书记员。年过七旬的他正在有准备地退场，他的笔下已经记录了一个时代。

梁晓声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一个80后女性的成长故事，为什么选择用第一人称？会不会有性别和年龄带来的“代沟”？

梁晓声：我经常用第一人称写作，像之前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我是对人生的写作，第一人称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问题。

《我和我的命》不是传记也不是报告文学，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要虚构这样一个女性，无非就是用“她”，或者用“我”。用“我”，在叙事上可能更走心、更有代入感。所以这完全是一个经验上、或者说技术性的选择。

当然，写作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如果用“她”，对心理描写可能会自如一些，我就可以像一个讲解员一样去描写一个虚构人物；用“我”，就要考虑一个80后女性的语感，如果读者看出别扭，那就是我没写好。

中青报·中青网：那为什么选择80后这个年龄段？

梁晓声：之前，一个青年大学毕业后就是社会稀缺人才，但到了80后大学毕业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那个年代都已经是“愤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的同代人，有一种忿忿不平。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服这些年轻人的。

中青报·中青网：当下女性话题颇受关注，你是否认为女性的性别，让她们在现实中更加艰难？

梁晓声：古今中外，我觉得女性都可能更艰难一些。比如我小时候，大部分母亲们是不上班的，在家里“持家”，这份担子不轻。当时普通家庭里的父辈工资都少，每一个母亲都要学会精打细算，还要抚养老人和儿女。甚至在我看来，女性肩负着社会不坍塌下来的支柱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从写“知青小说”到现在，你在作品中对女性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晓声：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建筑工人，先在东北的“小三线”，后来又到了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从小我就看到了母亲们的不容易。我没有写过太不好的女性形象，可能和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从前女性不上班，这导致她的家庭地位一直低于男性，从内心可能会生出一种自我矮化，所以我对中国的女性是既同情又尊敬。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我和我的命》中提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有“三命”，那我们是否会受制于这种“关系”和“命”？比如书中提到的“老家亲戚”带来的一些烦扰。

梁晓声：父母、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出生于什么家庭、有哪些亲戚，是男是女、样貌如何……这些无从选择，能选择的是对这些没得选的“社会关系之和”的态度。

态度可以分为几种：有一种不需要你操心，你好他也好；有一种是你自身有能力去相助；还有一种是你没有能力相助。对于有其心无其力的人，我是同情的，不能让青年面临这样的重压；而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去帮助家人，我也是有敬意的。

所以，首先还是判断你有没有能力，如果有能力，亲情扶贫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把手足间的抱团取暖当成生命的一部分，能做到会是愉快的。有的影视剧纯粹是为了激化矛盾，强调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冲突，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中青报·中青网：李敬泽说你永远在写“平民的正道”，什么是“平民的正道”？

梁晓声：这个也可以叫做“民间的人文”。人文两个字，在庙堂是一回事，在民间是不同的一回事。首先，我们要承认民间有人文，不然我们和牛羊无异；但它又区别于知识分子的、庙堂的、权力场的人文；最重要的是，如果民间的人文垮塌了，一切就都垮塌了。在民间的人文中，“仁义”两个字非常重要。以前老百姓不识字，但如果夸一个人“仁义”，那就是至高的评价。民间靠它，树立起了人之为人。

中青报·中青网：知青小说源于你多年的生活经历，《我和我的命》似乎和你的个人生活没有关系，在写作时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梁晓声：不是没有关系，是关系太密切了。我自己的儿子就是80后，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女儿也都是80后，他们的同学还是80后。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会看一些学生的档案，关爱一些家庭可能有困难的学生，在和他们日常接触的时候、谈起择业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些。所以，我对80后一点也不陌生。

我并没有为这部小说特地去做什么体验，可能我有一个优势，就是对社会介入很深。我不是书斋型的作家，不是一个仅仅生活在作家圈子里的人，也不仅仅生活在文学中。我曾经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写《我和我的命》之前，还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过劳死”的短文，所以这些都置于我对社会扫描的视野之内。

我对作家的概念：第一，人类有一个古老的良习，就是阅读，而作家是为这一良习服务的人；第二，作家不断写形形色色的“他者”，给形形色色的“他者”看，我理解作家是写“他者”，不是写自己的，也不需要用文学来炫耀自己的才华；第三点很重要，因为你写形形色色的人，你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书记员，你总是在观察、在感受，而且你的感受是投入情感的。所以，我的写作在写什么上并没有瓶颈，只受限于自身写作的水平。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梁晓声：在我的同代人中，我觉得大家都写累了，我也写累了。我一直用笔写，我的颈椎病也很重，所以更多时候是想退场。但头脑中又不断会有新的题材闯入——我在克服这一点——然后还是要转身走人。可能明年你还是会看到我的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写到生命最后一刻，而是我确实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做着离去的准备。如果再有作品出现，那是一个收尾性的工作。

《沉默的病人》：

一场拷问心灵的悬疑之旅

> 在距离小说结束仅剩不足10%的内容时，大雨倾盆落下。

□ 陈 鼎

《沉默的病人》是英国作家亚历克斯·麦克利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是一部合格的悬疑类文学作品。执着于追寻真相的主人公、层出不穷的疑问、意料之外的谜底……一切读者所期待出现在悬疑小说中的元素都在这部作品中悉数亮相。如果你是一位享受跟随着情节步步推进、抽丝剥茧，最终获知真相的那种阅读快感的读者，那么《沉默的病人》则可以实实在在地满足你。只不过，当你读完这本小说，那种回荡在心底、久久不能平息的震动也许会让你暂时忘却一份简单的快感。

故事以直接而残酷的一幕作为开场，女画家艾丽西亚因开枪杀死了丈夫加布里耶尔而被逮捕。从那一刻起，她再也没说过一句话。艾丽西亚被认定患有精神疾病，进入诊疗所接受治疗，成为了一位令医生和护士们都十分头疼的“沉默的病人”。

剧情至此引出了小说中的两大疑问：艾丽西亚为何不再说话？案件是否另有隐情？于是，主人公西奥登场，这位心理治疗师声称为了救治艾丽西亚而来到诊疗所。他一边引导着艾丽西亚开口说话，一边亲自调查艾丽西亚杀夫案背后的真相。

有趣的是，在讲述主线故事的同时，作者还穿插着另外一个故事，即主人公西奥的婚姻危机。西奥在无意中发现了共同生活了七年的妻子不忠的证据，心如死灰却又不甘心的他最终决定实施一场特殊的“报复”。这条看似与主线无关的故事线反而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悬疑感，令读者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那种不断积蓄的悬疑感就像一朵正在一点点变厚的乌云，最终，在距离小说结束仅剩不足10%的内容时，大雨倾盆落下。

果然，两个故事实际上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作者巧妙地将其交叉融合，直到两个故事都即将结束时，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才终于得到揭示，并直接引出了案件的真相。从叙事方式的特殊处理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亚历克斯·麦克利兹的匠心和用心，而这也是这部小说令众多读者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作为一部“新人作品”，《沉默的病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关键却绝不仅仅如此。

在阅读《沉默的病人》时，我时常会联想到东野圭吾的《恶意》，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的特质，例如除了故事中拥有大量的反转情节，两部作品都是开篇后迅速明确凶手，之后便是漫长地寻找作案动机与背后隐情，只不过在《沉默的病人》中，“侦探”的身份卡交到了一位心理治疗师的手中。而也正因“侦探”是一位心理治疗师，所以在调查案件的同时，“治病”也是他的任务之一，小说中大量的心理学知识与治疗过程描写无疑成为了作品的另一大亮点。面对着“沉默的病人”，西奥绞尽脑汁、耗尽心力，只为艾丽西亚可以向他讲述一切。这就像是一场医生与病人之间无声的博弈，彼此不断地试探着对方的内心。医生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都会令治疗前功尽弃，那种逐渐拉满的紧张感令人屏气凝神，仿佛自己也正坐在艾丽西亚的对面，与西奥一起小心地引导病人，并观察着对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故事中，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失败几乎让西奥绝望，以致于最后艾丽西亚终于开口说话时，“我们相互对视了一阵。泪水慢慢涌入了我的眼眶——兴奋、感激和难以置信的泪水。”读至此处，我甚至也大呼了一口气。

《沉默的病人》是一本典型的“拿起来就放不下”的小说，一口气阅读下来酣畅淋漓，各种反转情节也令人过瘾。然而与此同时，《沉默的病人》也是一本“后劲十足”的小说，在放下书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你的心也许会沉甸甸的。结局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病人没有病，凶手也是被害人”，而伴随着真相的最终揭露，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还有对于爱、婚姻、原生家庭的犀利拷问。

例如小说里，刚刚在车祸中失去母亲的小艾丽西亚爬上自家的屋顶，她躲在那里，听到了下面酒醉的父亲对姑妈说出的那句‘我可怜的爱妻，为什么死的非得是她？为什么不让艾丽西亚替她去死？’而也正是这句话令艾丽西亚第一次感到深深的绝望，她觉得自己在那一刻‘被杀死了’。

事实上，西奥与艾丽西亚是很相像的，他们都曾被原生家庭伤害，之后试图通过婚姻进行疗伤，最终又被自己的爱人无情地背叛，并走向无可挽回的结局。这样的设定让读者在叹惋人物不幸命运的同时，多少也会进一步地联想到一些当下的现实、身边人的经历，甚至是自己，从而能够引发共鸣，对此深入讨论，而这永远是一部作品保持生机的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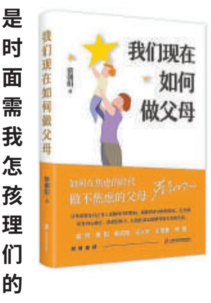
中青书榜

中青阅读2月推荐书单

2021年2月评委团成员：
张 丰、韩浩月、张家鸿、闫 晗
栏目主持：沈杰群
评委团投票推荐的书单：

《我们现在如何做父母》

评委点评：



做父母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个时代也有不同的要求。面对这个难题，家长们需要思考的其实是——我该如何做自己？我想怎样过生活？“理解了孩子，便理解了自我；理解了自我，有助于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从而才有可能将更好的世界呈现给孩子们。”蔡朝阳老师以教育工作者和父亲的双重身份，给出了他对当下教育的独特理解，陪着每一位父母去寻求自己内心的答案。

《孤独的价值》

评委点评：

这本关于孤独的小书，给人诸多启发。作者森博嗣是理科出身，曾当过大学老师，后来写推理小说，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连编辑都不见。森博嗣把孤独当成人生活中的一种正向价值来看待，孤独并不一定是需要克服的东西，而是需要去理解、体会和拥抱。

《梁庄十年》

评委点评：

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之后，这本《梁庄十年》确定无疑地告诉读者，梁庄已经不是作家梁鸿的村庄，它也早已是无数对乡村抱有复杂感情的人共同故乡。梁鸿在梁庄的亲人、朋友，也成了我们的亲人与朋友。

在写作《梁光正的光》、《四象》等小说作品之后，作为非虚构写作标志性作家的梁鸿，在《梁庄十年》中走出了非虚构写作的框架，全书拥有感性的文学气息，扑面而来的是朴素的情感气味。有些片段可以当作小说去读，但读后最终会真切地发现，那个处在现实与文学之间的梁庄，是一个真实存在、带有温度的村庄。

《梁思成的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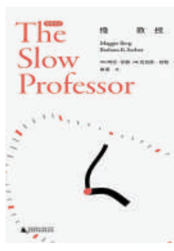
评委点评：

大师的作业长什么样？这本书收录了梁思成一百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史课的作业、笔记和手绘建筑图，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法国的170座伟大建筑与80位杰出建筑师，内容详实而有趣，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地上了一门完整的西方建筑史课，真实地再现了一代宗师的成长之路。由著名设计师白凤鹍设计，纯手工线装，原貌再现，并随书赠送梁启超给梁思成写的家书。

《慢教授》

评委点评：

现代化、技术化、量化固然是时代的巨大进步，却不是事实存在的唯一维度或向度。其重要性在于它加快了节奏、提高了速度，但是当它填满生活的所有空间时，舒适感、幸福感、快乐感却日渐远去。在快节奏的生活表象里面，是有一颗心在呼唤着慢以及慢所意味的一切。倘能意识到这一点，《慢教授》的写作意义便已凸显出来。又如译者田雷所说的“慢以致远”，在理想或信念于心中确立之后，脚下要行走的路绝不是一小段，而是漫长的一生。



《乌兰牧骑的孩子》

评委点评：

散文家鲍尔吉·原野近年转型从事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写出了诸多优秀作品，《乌兰牧骑的孩子》即是他的最新一部长篇作品。作者以少年的视角，讲述了铁木耳、金桃和海兰花等五个孩子在假期中的奇妙经历和丰厚的收获。全书以苍茫边地为宏大背景，笔墨鲜活灵动，结构环环相扣，人物完整立体，集散文的美、诗歌的韵和音乐的灵于一体，再现了草原少年奇异澄明的精神世界。

《周游电影》

评委点评：

《周游电影》是著名影评人周黎明新作，这本书有两个侧重点，一是倾向于解读好莱坞超级英雄片，《黑豹》、《毒液》、《惊奇队长》、《神奇女侠》、《海王》等作品，在他的视野当中占据了不少空间；二是喜欢发掘内幕——包括奥斯卡评选的秘密，好莱坞‘小鲜肉’的八卦，斯皮尔伯格、诺兰等电影老炮儿的故事等。这两个侧重点，显示出周黎明在评价电影时，是从大众流行文化的层面切入的，他不止是在谈电影，也是在谈流行，谈文化精神，谈肉体凡胎与电影艺术发生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壮丽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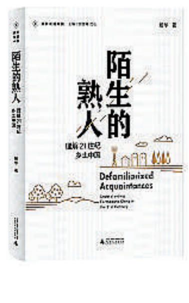
《文学：八个关键词》

评委点评：

《文学：八个关键词》根据讲课稿整理而成，文字是口语化的风格，未过多讲究言辞艺术。以片段式的文字展示，不给读者造成体量上的压力。它有作者此前文论集不曾有过的系统性、条理性。作者以童年、动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惧、困境八个关键词为主题，一个关键词为一个章节，讲述的是自己眼中的文学以及自己的文学人生。与别的评论家相比，张炜文论之独特在于他首先是个小说家，亦即他有漫长的文学创作史与丰厚的创作成就。这就决定了他的评论不只是旁征博引，更有真切的设身处地。很显然，他是把自己摆放其中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鲜明地展示了广博且精深的阅读史。

《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的乡土中国》

评委点评：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冲击着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熟人社会，“人情”“面子”等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塑了我国农村的新面貌和新常态。作者杨华以实地走访调查、研究，结合观察与发现，深入思考，重新审视过去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论点，并试图就目前农村产生的现实治理问题予以探索和解答。

2021年2月读者投票最喜欢读的5本好书：

我们现在如何做父母
（蔡朝阳/著）
虽然痛苦到崩溃，却无法辞职的理由（[日]汐街可奈/著）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
（[美]威廉·谢里登·阿伦/著）
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著）
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的乡土中国（杨华/著）

《五十岁，我辞职了》

评委点评：

作者稻垣美慧子大学毕业后就服务于日本朝日新闻社，一直到50岁，突然决定辞职，在日本产生很大影响。稻垣认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公司的依附，离开公司，个人几乎寸步难行，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各种麻烦，证明了这一点。更广阔的意义上，她揭示出了一种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投身于职场，我们如何防范个人自由不知不觉被吞噬？

拥有荒诞
《廊桥夜

> 故乡、女性、命运、荒诞现实在内的多个主题都纠缠、隐含其中，成为一个变奏，为不同的读者群理解它，提供了不同的入口。

□ 韩浩月

作家张翎新书《廊桥夜话》中的“廊桥”，位于浙江省泰顺县境内。泰顺的廊桥有许多，几乎每个村子通往外界，都需要经过一座带有盖顶的廊桥。

读完《廊桥夜话》整本书，觉得这个故事，是为了以下这个情节与画面而写：去法国多年返乡的阿意，梦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脚变成了树根，在深夜廊桥前，她与法国丈夫加斯顿，有了一番关于故乡的对话。阿意发现，拼尽自己与母亲两个人力气才逃离的这片土地，又忍不住让她产生了想要重新扎根的愿望。这愿望，也是欲望，让她惊奇又恐惧。

但《廊桥夜话》并非一本故乡主题的小说，因为一直到故事结尾，作品对故乡概念进行呈现的意愿，才浮雕一样被近距离地送到读者的眼帘中，太近了，近到令人感到窒息，会让那些对故乡欲言又止的人，再次陷进久久的沉默之中。

《廊桥夜话》也不是一本讲述女性命运的书。在极为偏僻的“五进士村”，阿贵妈、阿贵妈的婆婆、婆婆的婆婆、越南儿媳，数代女性都是被“骗”或“瞒”来的，她们都逃跑或试图逃跑过，但那个通往外界的廊桥，却并不能成为她们奔向自由的通道……在阿意身上，承载了几代女性内心的渴望，逃，逃得越远越好。

衣锦还乡的阿意，的确活成了现代女性最想活成的样子，有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最关键的是，内心的自由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展。就在我们都为已经成为一名“国际自由人”的阿意感到愉悦与放松的时候，她却在梦境中发现，自己一直属于“五进士村”，这个村子的好与坏、阳光与阴雨，一直都藏在她的骨子深处，时暖时冷。

如果《廊桥夜话》拍成一部电影，那么开头一定是那场惊动全村的盛宴。多达十九桌的宴席，为荣归故里的阿意而摆，为阿意的老公加斯顿——那位法国某大学的校长而摆，更是为村中年过百岁的长老、村干部、村民、村庄里的孩子们而摆。这场貌似皆大欢喜的宴席，也是不得不摆的宴席，村庄的历史，东西方观念的碰撞，骄傲与伤感，狂欢与悲伤……都被集中于这场盛宴当中。

当阿意的女儿被斩断鸡头的雄鸡吓得魂不守舍的时候，当加斯顿因为吃了驴肉而呕吐不止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场宴席的某种本质，也因而发现了《廊桥夜话》的荒诞现实主义气质——当注定诀别的一切，又以某种欢喜的形式重逢，注定会充斥一种撕裂感，在笑声的背后，藏着被压抑太久而无比遥远的哭声，宴席是对未来许下一个辉煌的愿望，也是对过去哭声的一种祭奠——宴席上，饮下的是酒，吞到腹中的是泪。

《廊桥夜话》的空间感很强，在年代跨度、人物成长方面，使用了极简的略笔，因此小说有着独特的意境。张翎的文笔一如既往地顺畅、灵动，笔下人物面孔清晰，阅读时，能够感受到他们都在读者的眼前活动。因此，这是一部呈现出远近相宜、画面感很强的小说，同时，包含了故乡、女性、命运、荒诞现实在内的多个主题都纠缠、隐含其中，成为一个变奏，为不同的读者群理解它，提供了不同的入口。